

双线书标  
—压敏胶

菊隱  
叢譚

陶菊隱著

問

中華書局印行

話



國書館服務公司出品

陶菊隱著

菊隱  
叢譚  
閑

話

中華書局印行

民國二十九年十月印刷  
民國二十九年十月發行



著者 陶菊隱

發行者 中華書局有限公司  
代表人 路錫三

印刷者 美商永寧有限公司  
上海澳門路

總發行處 昆明 中華書局發行所

分發行處 各埠 中華書局

叢書 閒話 (全一册)



實價國幣七角

(郵運匯費另加)

(二五三八)

叢菊  
譚隱  
閒話目錄

一 談天	一
二 在洛陽	五
三 在牯嶺	一一
四 在南京	二〇
五 醫生與病人	二二
六 最強與最弱	二七
七 中國應當有救	二九
八 儉德可風的中外名人	三二
九 元旦談話會	三六
一〇 國慶對話	三九
一一 摩登講義	四一

一二	派遣留學生問題	四四
一三	社會制裁力	四七
一四	標準政客傳	五〇
一五	滑頭政客訪問記	五三
一六	給摩登女性	五五
一七	生意經	六二
一八	關於鬍鬚	七八
一九	吃的經驗	八一
二〇	恭頌茶房德政	九一
二一	下瓦	九五
二二	水	一〇〇
二三	中國人力車夫	一〇五
二四	記憶力與創造力	一〇九

二五	老太爺和少爺	一一四
二六	人類迷信的由來	一一六
二七	三個美國人	一一九
二八	鷄的悲哀	一二八
二九	語言問題	一三三
三〇	美國人的享樂主義	一三七
三一	美國游藝界	一四四
三二	歐美花絮	一四九
三三	英倫的形形色色	一五四

菊  
隱  
閒話

談天

談天是中國人最大的嗜好，差不多十人中有九個人是嗜好談天的。本來人類不能離羣索居，而中國人又不像外國人善於消遣，有所謂戶外運動、郊外旅行種種，那麼，消遣方法不外乎吃、喝、嫖、賭，僅祇談談天還是消遣中最高尚的一種。

談天的伴侶以朋友為最合式，雖親如父子、愛如夫妻，也有許多不能談不便談的地方，不及朋友之無話不可談。古代王公大人之流蓄養着許多食客，『孟嘗君能好士，士以故歸之。』正是一個先例。我以為孟嘗君未必真能好士，他所好的是鷄鳴狗盜之流，這够不上稱為『士』。孟嘗君收容了他們無非叫他們談天解悶，並不希望替他做出一番驚天動地的事業來。後有所謂清客門下士之流都是以談天為一種專門職業，一個人祇要口齒伶俐而博聞多見便不愁沒有飯吃。但是以身份較低的人們如清客門下士之流為談天伴侶不是絕好的伴侶，因為談天必須高談闊論，毫無顧忌纔足以引人入勝，而清客之

流見了羨養他們的主人往往禮恭必敬的，主人說一句話要連應好幾聲，『是，』這種談法太枯燥無味了。

政界中人往往不願與上級談天，正因不願以清客自居；同時又不願與屬員談天，以免受禮節的拘束；因此官越做得大，談天的伴侶越少。袁世凱帝制自爲還留着嵩山四友，正是此老的乖巧處。在我看起來，擺上司面孔不僅自形淺薄，同時也自討沒趣；所謂擺面孔也者不啻拒人於千里以外，享不到談天的樂趣。外國大官兒也有擺面孔的脾氣，但僅限於辦公時間，而私室宴飲之間則決不裝模做樣，以取厭於人而自討沒趣的。

談天絕對不算壞習慣，比叫局又麻將高尙得多，同時也是友朋間切磋學識、交換意見、調節感情的機會。但是普通之所謂談天，祇見其弊而不見其利，例如上茶館的習慣往往坐好幾個鐘頭不走，朋友談天不知西方之既黑，這便是談天的弊害。此外把辦公時間消磨在談天之中，還有縉紳階級『羣居終日，言不及義』都是中國社會所不能避免的。

普通談天的範圍大都以風月鬼神爲限，而罕有涉及政治學術的。『祇談風月，莫談政治』可見大眾對政治觀念之淡薄，也可見大眾對於國家觀念之淡薄。所謂風月也者，不是說呼呼的風、圓圓的月，而



是說某個女人長得如何體面、如何風騷之類。大概談到這問題，談者舌底翻蓮，聽者眉飛色舞，不論士大夫階級也好，市井無賴也好，都逃不出這個公例。其次談神說鬼也是引人興趣的材料，明明知道神鬼是極渺茫的東西，偏談得活靈活現，儼如目睹，——甚至說是目睹的，聽者毛骨悚然，這種欺人自欺的玩意兒說來真不值一笑。

除開這兩種外，也有專喜『自鳴得意』的談法，大抵誇述自己的經歷如何智慧，如何艱苦，如何掙扎，不是無中生有，即是張大其詞。關於這一類的誇大性不僅對自身為然，有時對自己的親友或自己的國家亦然：如淞滬之役、長城之役，街談巷議都在說大刀如何利害，手起刀落，人頭滾滾，飛機、坦克車如何不濟事之類，徒快一時之意而忘百世之憂，更十足地表現中國人之缺乏判斷力。

至於政客們的談資話柄未嘗不涉及政治範圍，但往往伐異黨同，意氣用事。此外研究學術的談天可說是鳳毛麟角，因為學術本是枯燥東西，即令研究學術的朋友們相處談話，也不願談到這問題上。

以上所述都是男子們談話資料，還有女太太們的談話，則不外下列幾種：(一)丈夫怎樣會體貼自己，(二)誰家商店有新鮮材料可買，(三)電影內容以及其他消遣方法，(四)關於小孩、奶媽、女工及其他家庭瑣事。

最好談天而又談得最不起勁的莫過於老年人了；少年人除開談天外還可多方消遣，老年人則因體力衰退祇能說說笑笑，所以老年人需要談天比少年更迫切，可是老年人多半沒有便捷的口才，甚至聽覺不靈，思想又和現代距離太遠，因此少年人都不願和他們做談天的伴侶，他們祇好找些年齡相等的人談天。然而老年人多半是深居簡出的，舊時伴偶又多已化為異物，找來找去，惟有自己的老妻或老夫還可以一談，諺謂『少年夫妻老來伴』就是這個意思。老年人談起天來，滔滔絮絮地很難找出要點來，但他們飽歷風霜，處世經驗是不會不豐富的，所以俗諺又有『不聽老人言，吃苦在眼前』這兩句話。總括說起來，關於談天一項很可暴露不良的習慣，例如懶惰、迷信、虛偽、奢侈，有許多是以談天為媒介的。談天原無反對之必要，其善者可由此發現真理，不善者清談誤國，這問題並非一個卑無足論的問題。

## 在洛陽

淞滬戰爭的當口，我們從南京到洛陽，這是一次悲感的旅行。我們在鄭州隴海站去趁西行車，那天只有一列破舊的三等客車，人早已擠得滿滿的，我們衝鋒而上，直挺挺站在車廂裏。我國交通界慣例：每逢戰事發生，火車開行時刻是不會準確的，這次當然也不是例外。剛上車，大家希望快點開，可是火車像生了根，從七點到八點半，老站着不動。好容易鳴了一聲，車身搖擺着前進了，大家又希望快點走，但車頭像上了年紀，噓噓噓，鳴鳴鳴，正如老年人馱着重東西走路，一步一喘、兩步一停一樣。

從鄭州到洛陽照例四小時可達，這天足足走了十四個鐘頭。三等車沒有飯車，當我們過鞏縣站當進午餐的時候，窗外幸有油燒鷄可買。晚十點半，這位年老體衰的車頭總算把我們帶到了洛陽。眼前一片漆黑，只有幾盞油燈閃動着，這就是我們國難下的臨時首都。下車後，我們餓得發慌，打頭一件事，找着菜館填飽了肚子再說。

一連走了好幾家菜館，沒一家不是客滿。最後找到一家，僥倖占得角落裏一張破桌子，桌面油垢積有半寸來厚，比老牌鎮江漆還要烏亮。幾條長橙的腿都是瘦而活動的，假使大胖子不經意地坐下去，得

連人帶燈跌倒。店小二呢，頭髮鬍子亂蓬蓬，手和桌面同樣烏黑，忙得滿頭是汗。這家店只有這一位店小二，只陳設三五張破桌子，往日成天的沒人上門，不料上海大砲響，他們的生意頓然興旺起來，從南方絡繹而來的貴客把他們的門都擠破了。

我們同伴有七八人，這家店只剩兩條橙，橙少人多，沒法子只好請幾位長腿將軍站着吃。菜是點好了，其中最出色的是黃河鯉，據說黃河鯉以產自上游者為最可口，開封的不及鄭州好，鄭州的不及洛陽好。我們後來知道，凡是到洛陽的南方人沒一個不上館子，上館子沒一個不吃黃河鯉。上海放大砲，會使洛陽菜館大發其財，黃河鯉大遭其殃。

『菜快！為什麼老不來？到底有沒有？』客人的飢火變成了怒火，有的把筷子敲得達達亂響，有的提高着嗓子把店小二亂叫。一個廚子，一爐火，一雙手，無論怎樣快不來。店小二口裏答應着馬上有一刻鐘是馬上，一點鐘也是馬上。客人受了店小二的欺騙，一而再再而三，是可忍孰不可忍，於是就把一口毒氣呵在筷子上和店小二的身上。筷子不識不知，不感痛苦；店小二便待怎麼？「賺錢是老闆，與店小二何涉？肚子餓是諸公，又與店小二何涉？為人莫做店小二，做了店小二，就得伸長着耳朵挨罵。倘不願挨罵，老闆就得連呼滾蛋。然而蛋可吃而不可滾，滾則沒得吃矣。」

不知等了多少時，才見店小二提着一尾新鮮活跳的黃河鯉在客人眼前照了一照，這是北方小館子的規矩，意思是你們吃的是這尾魚，先得給你們看看，知道是活魚。然而這不過掩耳盜鈴而已，照過後假使換一尾死魚下鍋，你們那裏知道？

北方有一魚兩吃的烹調法：將一魚剖作兩半，一半油炸，一半煮湯，各有各的風味。黃河鯉的滋味不過爾爾，有點像鯽魚，但我們却只能痛贊其味至美，否則旁人會罵「豬八戒吃人參果」，食而不知其味。一口氣吃四大碗，店小二驚訝着南方人個個是飯桶。吃完飯，大家昏昏然欲睡，於是又忙着找旅館。這問題比之找飯吃困難十倍。洛陽旅館一色是「留人小店」，當年在吳大帥虎踞洛陽時代曾交好運。後來吳大帥修造「來賓館」，各方代表不再住旅館，所以旅館業終於不會發達。所謂留人小店一沒有床榻，二沒有北方土炕，只有乾草一束聊當客人的墊褥。當我們未到洛陽以前，「店主東」知道南方貴客將源源而來，特請當地木匠做了幾張木板床，床架和床脚之瘦小是出乎意料的。南方人大官睡木板床，勤務兵和當差睡稻草。才睡下，各種不同的鼾聲轟然並作，有的呼呼，有的吸吸，有的巨若雷鳴，有的細如鳥語。後來大家都異口同聲說，這一天的吃和睡比在南京上「六朝居」住中央飯店還舒服。

洛陽，歷史上負有盛名，未到洛陽以前誰都以為洛陽至少可與徐州或鄭州比，後來才知道洛陽有

許多地方未脫原始狀態，城外及鄉下有穴居者，城內街道和房屋大都簡陋不堪，灰塵多，物價昂，簡直沒一件適合南方人的脾胃。我因此不由得稱贊吳大帥：他是舊軍閥，但他不住在莊嚴燦爛的北平，不住在紙醉金迷的漢口，也不住在差強人意的鄭州和開封，而住在舉目荒涼的洛陽，至少是個刻苦自勵的軍人。同時我又不由得渺視吳大帥：以其雄據中原及左右政局的聲勢久居洛陽，而洛陽之爲洛陽也如故，沒有任何建設，只有城外一片工程陋簡的營房。

洛陽土人對於來自東南的外路人不論要人或非要人、委員或「尾員」一律呼爲「大人」而向之肅然起敬。他們不易分別誰「要」誰「不要」，多呼幾聲「大人」是不會錯的。不過被呼爲「大人」的買起東西來也得用大錢，比方價值一元的貨，「大人」去買時他們向你索價二元或三元，最顯著者爲人力車，短短一段路討三毛五毛，而本地人只化一二十個銅子。假使你問他，「爲什麼討價這麼大？」他說，「大人不在乎這幾個小錢。」有些非大人而被呼爲大人的窮朋友一方受寵若驚，一方有苦難說。那時洛陽銷行得最利害的貨物第一是行軍床，因爲大人們睡不慣木板床，而克羅咪摩登床彈簧床又無處可買，只好把行軍床拿來充數；第二是香烟和罐頭；第三是電筒（洛陽沒有電燈）洛陽雜貨商拼命地向外埠採辦這幾種東西，隴海路貨運爲之驟旺。

洛陽人力車可作長途代步，比方你到孟津或宜陽，不妨雇人力車去。北方是一片泥灰路，人力車隨時可走，不僅洛陽是這樣的；不過豫西到處有土阜，人畜和車輛在低谷中蠕動着，一旦遇雨將狼狽不堪。國難發生後，各機關都在南京改設「辦事處」而將「大本營」移到洛陽來，但實際「大本營」仍在南京，而在洛陽僅設臨時支店而已。各學校各廟宇都變成各機關的臨時支店。支店既多，「大人」隨之而多。然而「大人」們不一定是各機關職員，有些是國難會議議員，有些是到洛陽謀差的窮朋友，他們以為戰時是投効的最好機會，不料國難愈嚴重，政府機關愈緊縮，他們之不能脫穎而出也如故。

洛陽附近名勝如龍門、關廟、白馬寺、光武陵等處我們走馬看花繞了一個圈子，不過如是如是。

洛陽自建為行都後，東車站附近布滿了牛鬼蛇神。她們原有人數不及現在多，有從開封、鄭州、西安、漢口等處趕集到洛陽來的。此外娛樂場所有一個「露天」戲院，用棚架搭成戲台，設備雖甚簡陋，票價並不低廉。中國西北部演劇以椰子勢力為最大，皮簧則不多見。「穆柯寨」「轅門斬子」等劇北平是皮簧戲，他們用椰子腔。當穆桂英槍挑楊六郎下馬的時候，那位做工過火的楊元帥做出許多奇形怪狀，竟把老生戲變成小花臉的戲。有兩句戲詞很特別：「這件事兒太不通，那有媳婦兒打公公。」

一位友人告訴我，不知那一齣戲裏面有四句絕妙好詞：「想當初你和我爭天奪下，約定了你坐朝

來我坐廷：到如今你把朝廷全坐了，害得我朝不朝來廷不廷！這是古往今來歷史蛻變中的至理名言。此外別無可記，只有「搶報看」成爲日常工作：大家一面苦中作樂，一面伸着頸頸等候捷音。



## 在牯嶺

假使你走過了名山大川而足跡獨不會到虎邱，你的朋友有到過虎邱的一定會對你說，「祇有虎邱才是美妙無比的仙境呵！沒到過虎邱，真是虛度此生了。」但是，你若相信你這位朋友的話，逛一逛這個美妙無比的仙境，你才知道仙境祇有一座搖搖欲倒的古塔與什麼試劍石之類；你不能找着你的朋友算帳，叫他賠償你這次旅行的損失。

蘇州寒山寺經古代大詩人着力描寫一下，多少人上了詩人的當，我就是恆河沙數中之一：十年前，一個曉風似剪的早晨，我雇了一部癆病鬼包車從闔門外一蹙一蹙地拉到那個大名鼎鼎的寒山寺，除開石刻康有爲手書杜詩一首以外，祇有一所矮小破舊的古廟在那裏。朋友們，經驗告訴我，只有牯嶺才够得上是仙境，不會把當給人上。

頭一次上牯嶺遠在八九年之前，是陪着一位政治家去的。這位先生有點浩浩蕩蕩的脾氣，他愛逛那裏就叫別人陪着逛那裏，我只得追隨杖履，住了兩三天匆匆地下山了。我記得上山的那晚正是月圓花好的中秋節，我們住在莽張飛麻先生家裏，麻先生給我們一次豐盛的夜宴。吃過飯，大家坐在草坪裏